



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

名家短篇童话卷

# 葛 冰 经典童话



少年儿童出版社



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

名家短篇童话卷

# 葛冰经典童话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冰经典童话/葛冰著.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4  
(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短篇童话卷)

ISBN 978 - 7 - 5324 - 8265 - 8

I. 葛... II. 葛... III. 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311 号

---



**最具阅读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短篇童话卷**

**葛冰经典童话**

葛冰著  
周晴 谢倩霓 策划  
赵晓音 装帧  
许玉安 插图

---

责任编辑 谢倩霓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岚 技术编辑 裴兴海

---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中心

地址：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http://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http://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mailto:postmaster@jcph.com)

---

印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980 1/16 印张：12.25 字数：125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4 - 8265 - 8/I · 3043

定价：1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舞蛇的泪 .....	1
“灯泡”老鼠 .....	9
调色盘市长和绿毛驴 .....	15
小墨猴和白鼻子 .....	23
皮克和牙科医生 .....	31
小狐狸和爆米花机 .....	38
老鼠品尝师 .....	59
小狐狸的新式汽车 .....	71
杂技明星 .....	82
傻袋鼠杰克 .....	90
“意想不到”牌啤酒 .....	104
鼠电学家 .....	108
小毛驴和罗克医生 .....	116
米索和万能还原剂 .....	128
小狐狸的窃听器 .....	141
哈克、大鼻鼠和黑蜘蛛 .....	152



## 舞蛇的泪

这个地方的老鼠一点也不喜欢春天。尽管春天有美丽的花，鲜嫩的草和清清的泉水，但这么美丽的景致在他们眼里甚至顶不上一枚臭鸡蛋或是一粒花生米。相反地，他们一心向往冬天。因为冬天虽冷，却可以吃到一种美味佳肴——蛇餐。

这儿的蛇很多：土洞里，山沟中，住户人家的屋檐上，到处都有。老鼠们不知从他们哪一位祖宗那儿得知：“蛇吃鼠半年，鼠吃蛇半年。”于是在最寒冷的日子里，老鼠们就四处钻洞，让冷空气流进蛇冬眠的小窝里，把他们冻成冰棍棍儿，再拖出来，咬掉蛇头，切成片或者是分成段，然后尽情地大吃特吃。当然，等天气一暖和，老鼠就都躲得远远的，以免成为蛇的口中餐了。



但只有一只圆鼻头的小白鼠有点例外。事情还得追溯到几年以前。有一天，小白鼠到镇子附近的山坡上找食吃。他在一堆枯树叶下面发现了半块白薯。小白鼠很兴奋，在这春荒季节，找到一点食物多么不容易呀！他搓搓爪尖上的泥土，舔嘴咂舌，正要美餐一顿，突然，一丝若有若无的声音，飘飘悠悠送进他的耳朵。小白鼠眼珠不由得一亮，多好听的声音啊！像是百灵鸟在唱歌，又像是山间的风在低吟。小白鼠耸起耳朵听着，他终于憋不住了，把白薯重新藏在橘树叶下面，一溜烟跑上小山坡。

山坡下有一座小木屋，一条土路从木屋门口一直通向镇子里，玫瑰色的晚霞映照着小木屋的窗子，动听的音乐正是从里面飘出来的。小白鼠悄悄地围着小木屋转了两圈，终于在木板墙上找到了一点缝隙。他把鼻头紧紧贴在木板上。啊！他差点被吓晕了过去。一条蛇，一条带花纹的美丽的蛇，正昂头立在地板上左顾右盼。小白鼠慌得腿都软了，几乎站立不住。他胆子很小，平时看见一条大蚯蚓都会打哆嗦，何况是蛇。他闭上眼睛等待死亡。但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迷人的音乐，不断地从屋子飞旋出来，快活地撞击着他的耳鼓，一下，又一下，使人忍不住也想跳想唱。

小白鼠胆怯地睁开了眼睛。他这才看清楚，蛇的对面，还有一位白胡子老人，头戴白色包头，盘腿坐在地板上。老人用枯瘦的手指捏着一支小巧的口笛，放在嘴边呜呜地吹着，那美妙的音乐就是他奏出来的。随着乐曲，蛇快活地昂着美丽的头颅，摇摆着柔软的身躯，细长的脖颈扭动着，双目流盼，像一位身着艳装的女郎在轻歌曼舞，她完全陶醉在乐曲中了。显然，这是一条舞蛇。舞蹈对她来说，不仅是一种被动的劳作，也是一种艺术享受，一种美。小白鼠发现，有几回，蛇的眼睛似乎从木板上滑过，从他身上滑过，但没有一点反应，仿佛蛇眼里只有旋转的歌舞，什么天、地、人、树、鼠，全都不见了。

老人欢快地吹着口笛。那奇怪的小东西在他嘴里竟变得如此美妙。乐声忽而轻松欢快，像是把人带进了姹紫嫣红的花园；忽而迅疾狂骤，如同闪电雷雨；忽而又轻如游丝，飘飘远去。小白鼠都听呆了，他也情不自禁地拍手顿脚舞动起来。他感动极了，他那小小的脑壳里第一次发现：世界上除了面包渣、花生壳，还有更美的东西。他听着听着，忽然眼睛湿润了，掉出了一滴亮晶晶的泪。

以后，小白鼠每天都来听，即使最寒冷的冬天也从不间断。他发现舞蛇没有冬眠的习惯。一到下雪天，老人在小木屋里便生起了火炉。小白鼠站在木板墙外面，肚皮都能感受到里面散出的热气。他的小脚丫在雪地里冻得太凉时，才想起来要走一走，在白雪上留下一串梅花似的小脚印。

在那些暖和的日子里，老人就把舞蛇装进一个圆竹篓子，带到镇上让它表演舞蹈。小白鼠也远远地跟在后面。只要表演一开始，他

便可以悄悄溜进观看舞蛇的人圈。当人们都被蛇的舞蹈吸引时，谁也不会发现他们脚下还有个小东西。只有一回，小白鼠看得太入神，险些被一只大脚踩住。小白鼠便找了个破罐头盒，躲进这个“铁屋子”里看，安全就有了保障。

终于，小白鼠自己也做了一支小口笛。形状和老人的一模一样，但小多了。他转遍了附近所有的柳树林子，才做成了这样一支嫩绿的小口笛。小白鼠的手艺不错，嘴巴也灵巧。每次他都学着老人的样子吹，一招一式，连眉眼的变动都学得惟妙惟肖。最后，他也会吹了，并且吹得很好。有时老人停下来，而口笛还在响。他吃惊地四下望望，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有舞蛇仍旧随着乐曲快活地旋转。“一定是我年老，耳朵有毛病了。”老人这么自语着，接着又吹了起来。小白鼠乐了，老人没发现他，他吹得更起劲了。小木屋的里面、外面，三个艺术家沉醉在一起……

今年冬天很冷很冷。北风呼呼地刮着，小河连底儿都结了硬硬的冰。小白鼠已经有三天没去小木屋了，他病了。上次在小木屋外站得太久，手脚都快冻僵了，回来就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身体软软的不能动。他躺在那儿，看见老鼠们焦急地在洞里跑来跑去，跳着哭着叫着。这可是不常有的事。因为冬天都快过去了一半，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冻僵的蛇。想起以前品尝过的那种蛇的美味，他们都快馋疯了。

“好消息！好消息！那耍蛇的人死了。”

“小木屋的炉火灭了三天了。”



“那蛇呢？一定被冻僵了吧！”

“哈哈！这回可以大吃一顿鲜美的蛇肉了。”

老鼠们贪婪地叫喊着，梦想着美味的蛇宴席。小白鼠听了却像挨了针刺一样。他挣扎着爬起来，吃惊地问：“是小木屋里的那条蛇吗？”

“对极了，就是那条。”

“不要吃她，她是条舞蛇。”小白鼠恳求他们。

“舞蛇？”老鼠们嘲弄地笑着，“舞蛇的肉一定更鲜美！”

他们把小白鼠推到一边，一窝蜂地冲了出去。过了不久，老鼠们排成一字长蛇阵，举着一条冻成冰棍似的蛇，钻进鼠洞。小白鼠认出来，这正是舞蛇。两年来，虽然几乎天天见面，但他第一次离舞蛇这样近，第一次这样清晰地看着她。这的确是一条很美的蛇：洁白的腹部，环状的美丽花纹，红宝石一般亮亮的眼睛。她躺在地上，身体伸得直直的，一动不动。老鼠们都愣愣地看着，但他们很快就醒悟过来，用行家的眼光挑选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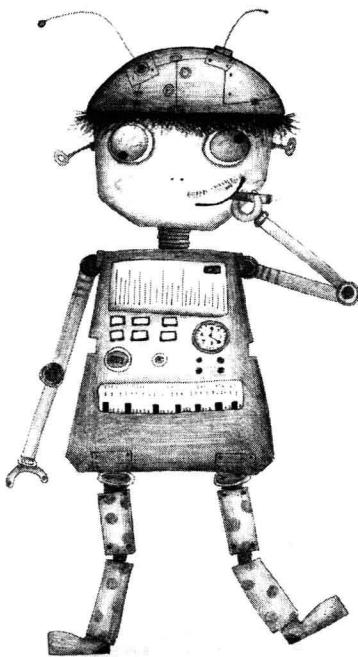
“我要这段，这段最肥美！”

“不能你一人独吞，大家平分！”

“不！你们不要这样！”小白鼠爬起来求他们。

“去你的！再捣乱连你一块吃掉！”一只秃头老鼠凶狠地把他推了个大跟头。接着老鼠们又为分配的问题争吵起来。

小白鼠头昏晕地躺在地上，忧伤地注视着舞蛇。恍惚间，他看到舞蛇的尾巴尖好像动了一下。小白鼠悄悄用爪尖去碰，那尾巴软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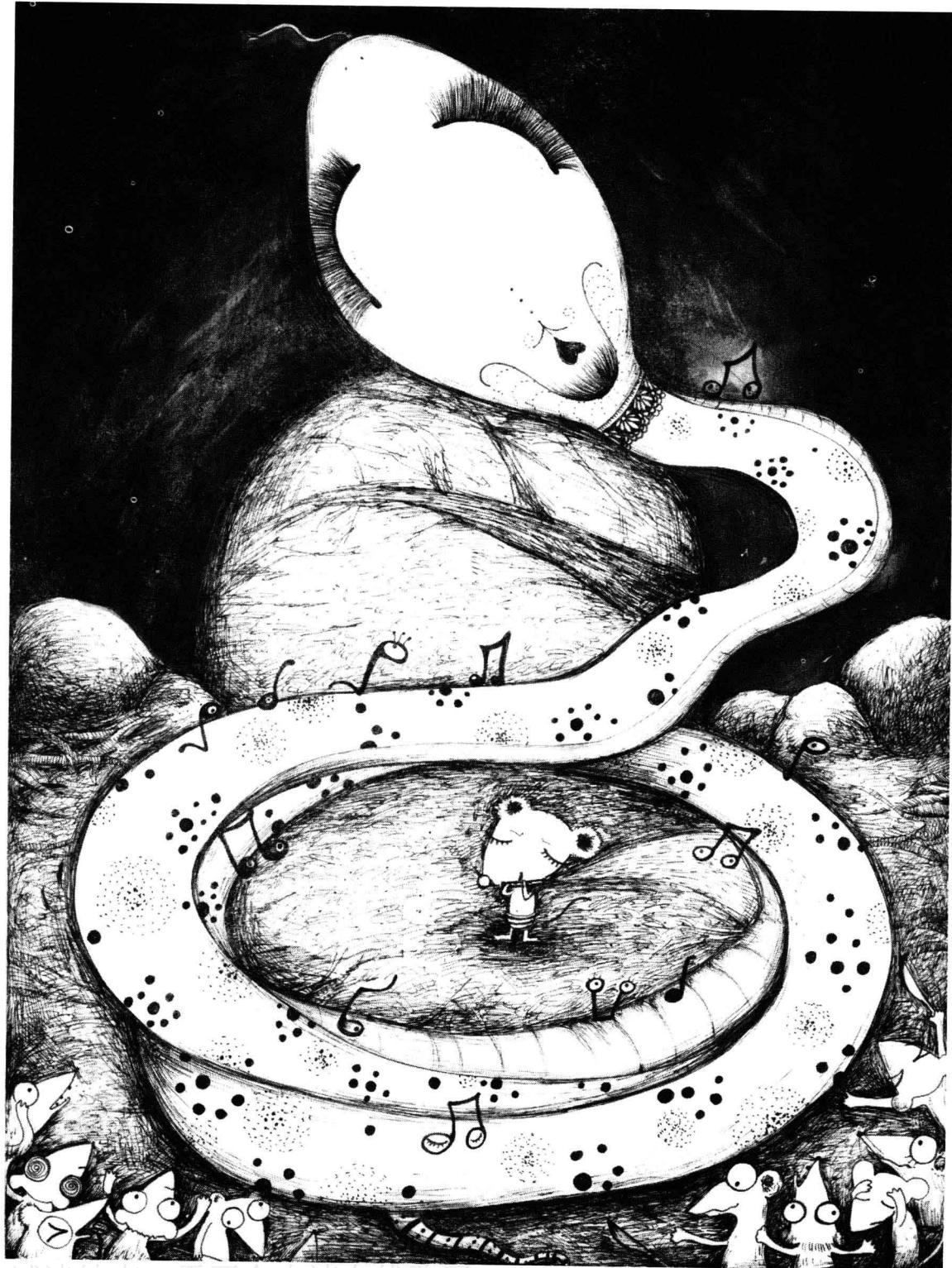


的,还没有完全冻僵。“也许……”小白鼠取出了小口笛,轻轻地吹了一声。这声音太小了,完全被老鼠的吵闹声掩盖了。小白鼠分明瞧见,舞蛇的尾巴轻轻颤抖了一下。小白鼠顿时兴奋了,他爬起来,用尽力气,向着舞蛇,熟练地吹起了小口笛。优美的曲子又轻轻回荡起来,蛇尾开始习惯地旋转,由尾部向上,一点点竖起来,转着圈子。随着舞动,舞蛇冻僵的躯体慢慢复苏,她终于清醒了,重新按着乐曲的节奏轻松地扭动。老鼠们惊呆了,都停止了吵闹,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动不动地匍匐在地上。

舞蛇缓缓舞着,几天没有听到音乐了,她身体疲软,亟需活动一下腰肢和骨节。恰巧这时,曲子的节奏加快了,她的舞姿也就更加灵活舒展。她畅快地旋转,兴奋而又陶醉,对周围的老鼠们视而不见,匍匐在地的老鼠们,目睹着这一幕从未见过的动人情景:一只小白鼠站在中间吹着口笛,舞蛇环绕着他,旋风般地狂舞。

舞蛇在美妙的梦中舞着,体内的血液在急流,环舞中,她仿佛又看到了老人的身影。多熟悉的声音啊!难道她的主人又复活了?是的,一定是的!这样美妙的乐曲只有他才能吹得出来。舞蛇渴望着,用美丽的眼睛寻找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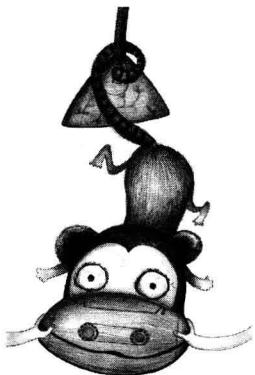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蓦地，她看见地面中间有一只小白鼠。本能，几乎是本能地，舞蛇发出闪电般的一击。小白鼠受了致命的伤，吹奏停止了。刹那间，死一般的寂静。舞蛇愣住了，怎么音乐停止了？对舞蛇来说，没有音乐，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她寻找着，猛然，舞蛇看见了小白鼠嘴边的口笛。生命垂危的小白鼠又拼出最后的力气吹了一下。舞蛇颤抖了，她望着小白鼠，两双眼睛湿润润地相对。一瞬间，两个天然仇敌的心灵，在对美的共同追求中相通了。

舞蛇开始慢慢地在小白鼠面前舞动。没有音乐，没有伴奏，这是一种无声的悲哀的舞蹈——献给她的朋友小白鼠的。够了，小白鼠满足了，他带着微笑闭上了眼睛。滴答！一颗滑亮的液体落在他身上，这是泪，是舞蛇的泪。

所有的老鼠都木然地看着：一条美丽的舞蛇，用头轻轻地托着小白鼠，带着一种庄严、肃穆，谁也不看地向洞外爬去。





## “灯泡”老鼠

### (一)

“不得了，西洞的鼠妈妈生了个灯泡，十五瓦的。”

鼠洞里引起了一片骚乱，老鼠们都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其实，生的还是一只小老鼠，但全身几乎是透明的，放着蓝荧荧的光，把鼠洞都照亮了。有一两束光还射到洞外去，惹得一只猫威慑地在洞口叫着。

老鼠们向来不习惯在光下睡觉，而且从事的工作也是“夜间作业”，可现在他们身边却突然多了个活灯泡，去哪儿都带这么个“手电筒”，这太可怕了。

“把他赶出去！”一只黑老鼠恶狠狠地龇着牙齿说。

“可怜可怜他吧，你们没看见我的小米西是个瞎子？”鼠妈妈苦苦哀求。

是的，这小米西生下来眼睛就是白的，他什么也看不见，面前永远是一片漆黑的世界。这要怪他爸爸妈妈，他们过去常去一座试验室里偷吃发光的荧粉，所以才使小米西成了现在这样子。

“可怜？老鼠的字典里找不到这样的字眼！”黑老鼠讥笑着，“怪不得人把我们说成‘贼眉鼠眼，鼠目寸光’，说的就是你们这些没见识的。不能因小失大，让这发光的‘灯泡’给我们惹麻烦，必须滚！”

“等两天，”鼠爸爸阴沉地说，“说不定他身上的‘电’会用完的。”

## (二)

两天过去了，鼠妈妈发现，小米西只有在睡觉的时候身上的光才暗下来，而一旦醒来，就像蓄电池充足了电一样，变得异常明亮。

“我偷了点安眠药来。”鼠妈妈从洞外偷来一大瓶安眠药，告诉鼠爸爸说，“这药很灵，我亲眼看见那老头一吃下就睡得死死的，我们在他肚皮上跳舞他都不知道。”

“不行！”鼠爸爸恶狠狠地把瓶子摔在地上，“这种药越吃越傻，我们的孩子将来还怎么去学会偷、抢的本领呢？”

“可他眼瞎呀！”

“眼瞎，才更需要脑子，在老鼠世界里，就需要骗，不会算计别人



怎么能生存！”

“我不想骗人！”小米西说。由于眼瞎，老鼠世界里的种种恶习一点没有玷污他，他的心底还是纯净善良的。

“胡说！”鼠爸爸使劲敲米西的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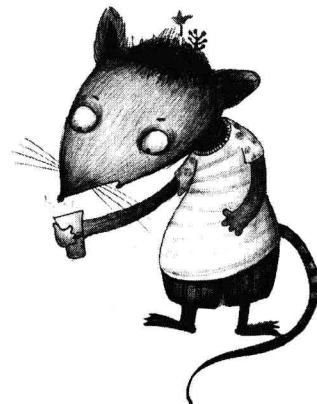
正在这时，一大群老鼠拥了进来，黑老鼠阴阳怪气地说：“我们大家商量过了，可以暂时让‘灯泡’留下来，不过，要交电费，按八十瓦算，一瓦交一粒炸花生米。”

“他发亮倒给你们交电费？再说，不是十五瓦吗？”鼠妈妈哭丧着脸问。

“那是你们家电表不准，净偷电漏电！记住，月底我们来收电费！”黑老鼠阴险地笑着，“等着吧，下次那块香喷喷的肉就是他的了！”

鼠妈妈吓得几乎要昏过去，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老鼠群里有一条极为残酷的规定，当他们在特别显眼的地方，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大块熏肉时，为了判断是不是放了鼠药，他们总是迫使最老或最弱的一只老鼠先尝，验证无毒以后，他们再分食。几只老鼠都先后抽搐地被毒死了，现在他们又想到了瞎眼的小米西。

“他们真好！我还没吃过肉呢！”小米西天真地



说，他总是把别人想得很美好。

“好个屁！”鼠爸爸恶狠狠地哼了一声，“等着瞧吧，大伙一起完蛋才好呢！”

### (三)

深夜，寂静的大地一片漆黑，只有弯弯的月牙悬在天空。一阵窸窸窣窣的响，鼠爸爸、鼠妈妈从洞里溜了出来，瞎眼小米西跟在后面，紧紧抓着鼠妈妈的尾巴。外面的空气好清凉啊！小米西忍不住掀开了扣在身上的小黑纸盒子。

“不许有光！”鼠妈妈惊慌地重新把盒子扣上。

“用不了多久，所有的小老鼠都会这样！”鼠爸爸咬牙切齿地说。

小米西不明白，他一个人这样就够痛苦的了，为什么爸爸还盼着别人都这样呢？他不知道爸爸要把他带到哪儿去，只能跌跌撞撞地跟着走。

“到了，”鼠妈妈小声说，“一共有十二种颜色呢，过去我吃的是蓝色的。”原来他们又溜到了装有发光荧粉的实验室。

“全拖回洞里去！”鼠爸爸厉声说，“给大家每人一份。”

鼠妈妈仰在地板上，抱着一瓶；让小米西也仰在地板上，抱着一瓶，上面又扣上黑纸盒子。小米西咬住鼠妈妈的尾巴，鼠妈妈又咬住鼠爸爸的尾巴，像拉拖车一样，一长串往洞里走。一趟、两趟……小米西累得气喘吁吁，但他一想到这是为大家干的，也就不觉得累了。



十二瓶闪亮的荧光粉都拖到洞里了。鼠爸爸又忙着把家里储存的香肠片全拿出来。一毛不拔的爸爸也要请客，小米西高兴极了，他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地跟着忙。

“嘻嘻！”小米西听见爸爸在怪笑，“让他们吃吧，颜料就香肠，这回所有老鼠的儿子、孙子都得成为‘灯泡’，不光是‘蓝灯泡’，还有‘黄灯泡’、‘绿灯泡’、‘紫灯泡’，让他们都亮亮的，一出门就撞见猫！”

“大伙一起完蛋，省得他们老算计咱们。”鼠妈妈也解恨地说。

小米西惊愕了，他万没想到鼠与鼠之间是这样充满着自私和仇恨，他难过得掉出了眼泪。

“哭什么？！”鼠爸爸训斥他。

鼠妈妈和鼠爸爸一起去请客人了。

当所有的老鼠都来到这里时，吃惊地发现小米西把十二瓶荧光粉全吃了，只留下香肠片。他的肚子胀鼓鼓的，放着彩色的光。

## (四)

小米西终于被赶出了鼠洞，所有的老鼠都在洞里用邪恶的眼光，讥笑地盯着他，其中包括他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恨小米西了，觉得他太蠢，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把家里的香肠都让老鼠吃了，自己却吃了那可怕的荧光粉。他们不承认小米西是自己的儿子。

可怜的小米西在地板上摸索，浑身闪着五颜六色的光，他一点也不知道，一只大花猫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